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御香縹緲錄 第八回 御衣庫

在這一列御用火車之中，還有一輛車是專載太后所用的衣服的。它的偉大和富麗，幾使人目為之眩。神為之奪；除卻你能看見的一片彩雲似的錦繡之外，你就不用想細細鑑別它們。因為它們委實是太多了，太美麗了，它們的數量簡直是數不清的！但是這一輛車上所有的，還只是宮中的御衣庫裡所藏的三四十分之一而已。所以就像太后那樣記憶力特強的人，也不知道自己究有多少衣褲，多少鞋子，多少頸鏈，多少耳環，遑論別人了。這一次我們上奉天去，太后並不預備在那邊耽擱得怎樣久，因此伊所帶的衣服，只是晚春進所適用的一部分。——我們是在四月中旬起程的，正當春夏之交。——然而就是這麼一小部分，卻已裝滿了整整的一車子了。對於這些衣服，作者如果要詳細的描寫出來的話，也許真有一部「申報年鑒」那樣的厚。這未免是太繁複了！現在就讓我告訴你們一個總數罷！

衣服大概是有二千件。鞋子呢？也不能算多，只是三四十雙而已。好在太后走路的時候很少，平均一雙新的鞋子，也可以穿到五六天工夫。

這些衣服的貯藏法也是很別緻的，既不是懸掛在大櫥裡，也不是折疊在箱櫃裡，卻是盛放在一種朱紅漆的木盤裡的。每一個木盤時各盛三襲，這樣算起來，盤的總數已是很可觀了。

太后還有一個習慣，每隔四五天工夫，總要把伊所有的衣服等等，查看一番。在那個時候，這些木盤就得依著次序的先後從那裝載御衣的車子上，一個一個的送到太后面前去。當然，這些木盤是沒有腿的，要走就得有人去服侍它。於是每個木盤，必用兩個太監抬著，幸而宮裡的太監正多著咧，不怕不夠使，這一次隨太后上奉天去的，已有整整的一千名。他們抬這些木盤的法子，說起來又是很呆笨的。後面的人把盤托在胸前，那還是很平常的，可是前面的人便累得夠了，他是不准倒退著走的；必須象後面的人一樣地臉望著前面，然後再把手臂屈向背後去拉住著盤的邊條，慢慢的走。讀者試想：每三襲衣盛一個盤，每一個盤用兩個太監抬著，這樣算起來，每當太后查看伊的衣飾的時候，這行列該有多少長？

太后既擁有如許巨額的衣服，當然是可以隨時更換的了。

但是因為它們的數量已多得過了分的緣故，無論伊每天換兩次，三次，卻仍有許多衣服是永遠穿不到的；雖然它們的質料是同樣的優美，繡工是同樣的精細，無奈太后一時想不起來，便只得生生地貶入冷宮中去了！其中還有一部分是富於情感的紀念的，那便是數十年前當伊初進宮時充一個貴妃的時候所穿過的衣服。因為有這種紀念的關係，伊雖是從不再穿，卻時常要教那些太監去取來把玩的，似乎是很有味地把玩著。在這當兒，往往可以從伊面部表情上，推想到伊內心的感覺。伊是竭力的在追念伊自己往日的綺年玉貌，和許多過去的美景良辰，伊還想從幻覺上取到一些少年人的快樂。所以伊每次總是想得很出神的，甚至會想上好幾十分鐘；當伊在想得出神的時候，誰也不准向伊說話，以免打斷伊的思索。就是我有什麼事情要稟告伊，——如今想來，那時候我的膽子很大，往往不管伊想得怎樣的出神，我還是照舊的說話。——伊也決不理睬的。

在滿清帝國未覆亡之前，穿衣服也有一定的法制訂定著的，所有一切官吏，命婦，都得服從。但是這些法令倒也並不如何不近人情，只是照著春夏秋冬四季的分別，規定各式不同的衣服罷了。而每一個季節又用一種花來代表。在冬季裡，用的是黃色的臘梅花；在春季裡，用的是牡丹花；在夏季裡，用的是荷花；在秋季裡，用的是菊花。所有宮裡面的各位女官，和宮外的那些朝臣的妻子們，每一季所穿的衣服上，如果要繡花的話，就得繡代表這一季的花。譬如春，必須繡牡丹花，否則不但不合時式，還得領一個抗旨的罪名咧！

除掉衣服上的花飾之外，衣服的式樣，也是因著季候的不同，而分別規定著的。譬如到了冬季，雖然都須穿皮衣服，但有時候只要穿出鋒的皮衣，有時候卻須穿全部襯著皮的皮衣，便是皮的種類，也不是一律的。規定的共有四種，都是依著天氣的寒暖而更換的，這四種皮：銀鼠，灰鼠，狐，紫貂。

一到冬季的開始，皇太后就得頒布一道詔書下去。普通總是在隔夜發出去的；這一道詔書上，大約是說「自翌日起，應各服裘。」當然，這詔書的內容決不如此簡單，照例還有洋洋一大篇的官樣文章，可是綜合起來，總不出這兩句話意思。所以每一個朝臣，大概都有很多的衣服藏著；因為待到太后的手詔一下去，明天上朝的時候，他們無論如何，就得把皮衣服穿起來了。倘平時不端整好，臨時那裡來得及呢！這個詔書在京城裡是傳佈得非常快的；也有各人口頭通知的，也有各衙門用公事傳達的，也有在報紙上公告的；總之，不到幾小時以內，所有的官員，再沒有不知道的了。至於京外的各省各府呢，那是用電報來傳達的。因此，但須皇太后隨意轉一個念頭，不消一天工夫，中國各地的官吏，便一齊穿起皮衣來了。

待到西北風刮得更更有勁的當兒，天氣自然是一些一些的更冷起來了，於是太后就繼續的頒布伊的命令；由銀鼠而灰鼠，復由灰鼠而狐皮，再由狐皮而紫貂。但是紫貂這一種皮，卻不是尋常的人可以隨便用的，在法令上早經「非書面」的規定，除頭二品大臣之外，餘官一概不得濫用；所以待到頭二品大臣穿貂皮的時候，他們便照舊穿狐皮，無論他們自己怎樣的有錢，也不敢大膽去買來穿。

每一個官員和他的妻子，對於這些四季不同的衣服都是十二分注意的。這種習慣算起來也已有好幾百年的歷史，大家還是很服從地奉行著。除了四季所規定的衣服之外，還有一種特殊情形。譬如說春天是到了，在某一天上，太后的懿旨是下去了，要如天氣果然已較和暖，皮衣當然是可以換下來了；但是萬一天氣並不比先前和暖，春裝穿著實嫌太冷，再穿皮衣，又恐違旨，那末就有一種介乎冬衣和春衣之間的「隔季」衣服出現了。舉一個例：假定某一年春天的天氣是特別的冷，一直到春末夏初，還是冷得教人脫不下棉衣或袂衣來，可是照法令上所規定的著的辦法，這些日子已經要算是夏季了。一到夏季，照例就得穿紗的衣服；那末我們可是真穿紗的衣服嗎？不錯，我們是真穿紗的衣服！只是在紗的底下特地做一重綢的夾裡，中間還塞一些棉花。這樣，我們一方面既可免除違反法令之罪，一方面又不致受凍了。不過這種辦法也不是一種新發明，也不是一種秘密，乃是一個公開的折衷的辦法；也許在當初制定這些四季不同的衣服之後，不多幾時，就有人想出這個辦法來了。

便是太后自己，也往往照此辦理。但是因為伊的地位既是這樣的高貴，穿的衣服當然總比人家特出些，所以我們儘管用棉花，伊卻必須用絲綿。絲綿是一種蠶吐的亂絲，溫度比棉花高，重量比棉花輕，又是宮中一般養蠶女專程給伊備就的，當然應由伊享用了。

一到四月，就是春季的開始，宮中所有的女官，就得一齊插戴起珠寶的飾物來了。舉凡壓發針，耳環，指環之類，不是珠串的，便是玉鑲的，不是翡翠，便是瑪瑙，每一個人都是打扮得珠光寶氣，目為之眩。

讀者看了上面這幾段簡單的敘述，便不難想見當日在滿清皇朝統治下的中國，無論官民的服裝，都是何等的整齊一律；雖然他們的政治是那樣的腐敗，但對於外表的衣飾，倒是的確很注意的。現在讓我再講一些女人的服式：當然女人是更考究了，根本因為女人是都愛打扮的，又是都愛趨時的；即無法令規定，伊們也一定會自動的變出花樣來。有的就用上面本有臘梅花的花樣織著的綢緞來做衣服；有的是在素色的綢緞上，另行僱工把臘梅花繡上去的；有的或用金線和絲線合繡的，這都要看穿的人的地位和經濟能力而定了。太后或皇上是決不干涉的。還有一班更窮苦的女人，雖然無力置備這樣精美的東西，但亦必盡力做效，以為能夠做效到近一些，便是更榮耀一些；只求花式相類，那末原料的貴賤或美丑，自可不成問題了。然而總有一個缺陷是窮人所無法彌補的，那就是皮衣！

到了春季，棉衣服和袂衣服便先後的穿起來了。春天的衣服上是照例總有牡丹花織繡著的。牡丹花在中國，有花王之稱，可算

是百花中最富麗華貴的一種，因那些美貌的女人在春天穿上了這引起滿繡著牡丹花的衣服，便格外的嬌豔了！而且花樣雖然規定，衣服的颜色卻盡可隨各人的便，於是每個女人都儘量的選用顏色最鮮豔的衣料。這樣打扮起來，她們自己就像一朵牡丹花一樣的美了！及至春去夏臨，涼爽的紗衣服便應運而興；這時候，衣服上的花樣，也不約而同的改為荷花。到秋天，厚綢或厚呢的袂衣，和各色的菊花又替代著紗衣和荷花而出現了。一年，一年，永遠是這樣輪轉著。

在一年四季中，有錢的官太太們是天天打扮得象彩虹一般美麗的；就是那些較次的官員的妻子，也決不肯過於隨便！總得盡其所有的打扮著。打扮原是婦女愛美的天性的表現，當然不單是中國婦女如此！

寫到這裡，我不禁又聯想到一件關於服裝的故事。這件故事至今還是很鮮明地印在我的腦神經上，象昨天所發生的事情一樣。那是太后的誕辰的隔夜，因為明天少不得將有一番上壽的大典，所以我們大家就一齊忙著，要準備衣服。可是我卻偏不湊巧，沒有適當的衣服；或者可以說是有的，而且它的式樣，顏色，都很精美，為我自己所十二分滿意的，無奈這一件衣服上有貂皮的出鋒裝著，而那個時候還沒有到規定穿貂皮的時期咧！要是我公然穿了這一襲貂皮出鋒的衣服，前去給太后磕頭上壽的話，那就難逃一個抗旨和越禮的罪名了。不過平心論來，那時候已將交十二月，天氣委實是很冷了，所為難的就是太后的詔書還不曾頒下去，誰也不敢把貂皮穿出來；不但不敢穿，便是有膽量向太后建議，催促伊早些頒布那換穿貂皮的詔書的人，也從來不曾有過。但是這一次，我竟極勇敢地向伊建議了。

真可說是冒了一次絕大的危險！可是那也只能說機會湊巧，並不全賴我的膽量。其時，我照例又是站在太后的背後，因為伊不時要命令我給伊辦些雜務，所以我總是站得很貼近伊的。一陣微風吹過，伊似乎有些發抖，一面就喃喃地說道：「這天氣真是太冷了！」

伊這句話一說，我立刻便認為是絕好的機會來了。我的膽子也突然放大了，這不是我自己誇大，讀者要知道在皇太后跟前本不是隨便可以說話的，說得不好，往往會立刻得到一個罪名。我說道：「真的，天氣是太冷了！這已是穿貂皮的時候了！老祖宗。

（譯者按：聞容齡郡主言：宮中人原稱慈禧太后為老佛爺，後因當日康熙亦有「老佛爺」之稱，因改老祖宗。引處引用甚當。）我想明天大可穿貂皮了。太后何不就此下個聖諭呢？」

造化！我這幾句話不但不會得罪，而且立即取得了伊的同情，於是「翌日起，一律改服貂裘」的聖旨，便絕不遲延的頒布出去了。

第二天，在整個滿清帝國的疆域之內，只要有資格可以穿貂皮的官員和命婦，便一齊把貂皮穿起來了。而我的那一件新衣服，便頓時變為一襲最時式，最惹人注意的冬裝了！我想其時天氣那般的冷，倘沒有我一番勇敢的舉動，旁的人雖想穿貂皮也不能，他們將如何的感謝我呢？但是換一方面想一想，都為我自己想穿那一件有貂皮出鋒的新衣，催太后下了貂皮的聖旨，這聖旨下去之後，正不知累多少人連夜忙碌起來呢！

在宮裡的時候，每天必有許多的新衣服給那些太監盛在木盤子裡，捧著送進來給皇太后過目。因為宮裡向有不少的裁縫供養著，而這些裁縫又都是絕對不敢貪懶的；於是太后的新衣服，便源源不絕的在製造著了。不過這一次伊上奉天去，卻並不曾把那些裁縫帶著同走。

宮裡頭還有一起歷史很悠久，行動很神秘的老婦人養著。

伊們飽食終日，一切工作都不做，只是天天低下了頭，握著筆在替太后描繪新鞋的花樣。這一次，太后卻也不曾把伊們裝載到奉天去。

讀者試想：整整的一輛火車上，所載的衣服，還只是備供太后在短短的某一個季節中所服用的，那末內廷裡的御衣庫，它的規模該是怎樣的偉大？內容該是怎樣的充實？作者特地再重複的點醒一句！

太后的御衣既是如許的多，每一襲新的，平均穿不到幾天便擱下了，這樣看來，伊的衣服都可以永遠留為紀念的了。可是這些衣服都有一個注定的命運，除了伊所賜給我的一小部分之外，（別人當然也有）凡為伊所有的，待到伊一旦駕崩之後，就得悉數的葬入伊墳墓中去！真的，後來伊一死，那無量數的衣服，竟不問美丑，一概埋在地下了。這種習慣，倒不是皇帝家所特創的；大凡崇奉佛教的中國人，都要這樣做的。他們相信一個人死了之後，還得穿衣服，倘不如此，死人的魂靈便只能裸體了，可是也有一個例外，就是凡有皮的衣服，不論出鋒的，或全部襯皮的，都是決不葬下去的；因為有一個傳說，如果這個人死了之後，他的家屬替他皮衣服葬進了墳墓中去，他就會墮入畜生道；當然，做子孫的也決不願意讓死了的人變銀鼠，變灰鼠，變狐狸，變紫貂。於是，皮衣服竟得獨免於難了！